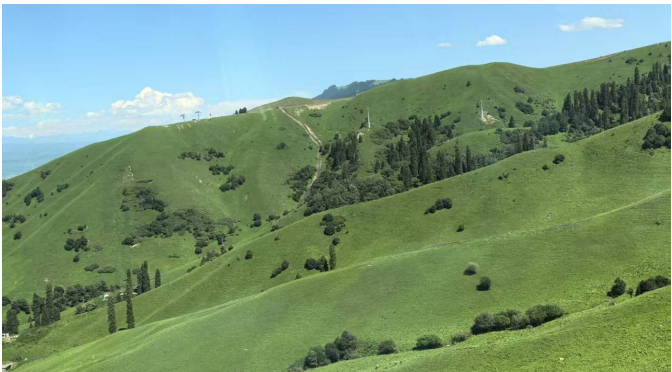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在旅途

一日揽尽四时天

兰馨 文/摄



六月盛夏，我从已是热浪滚滚的东海之滨来到了西北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，那里藏着独属于高原的清奇与多变。在我踏足这片无垠草原时，一日之内，我从策马平川、御风滑草的晴空烂漫，转瞬历经了云起雨落、冰雹簌簌的冬日之景，真切体验了一把巴音布鲁克的“一日不同天”的变脸速度。

抵达草原时，天光正好，轻风拂面，长空澄澈如洗，是纯粹的不染纤尘的淡蓝，白云浮在天际，慵懒地风卷云舒。六月的巴音布鲁克，草色早已铺就万顷碧浪，连绵起伏，一直延伸至远方的雪山脚下，青色苍茫，生机遍野。风是微凉的，没有舟山的海腥味，也没有梅雨季的黏湿感，带着高原草木独有的通透清香，拂过眉眼，吹散了盛夏所有燥热，只余下满心的松弛与愉悦。

来到草原，我便抑制不住骑马的雀跃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大爷便牵着一匹伟岸俊逸的枣红马来到了我身边，一问价5分钟25元，那只能骑上马拍个照而已。时间有限，我赶紧踩着马镫，翻身跨上了马背，在那瞬间，整个人便融进了辽阔天地。马蹄轻踏草地，踩着绵软青草缓步而上，簌簌声响落在耳畔，骑在马上居高临下，便有了一种君临天下的豪迈。可惜时间太短，只能匆匆过把骑马的瘾，拍了几张靓照便收场。先生安慰道，后面还有机会，还可去那拉提草原策马。

到了九曲十八弯观景台附近，远远瞧见有滑草项目，这是巴音布鲁克酷极轨道滑草，全长1502米，为世界最长高山湿地草原轨道滑草，属于自费项目，120元一个人。虽有点贵，但这么远，都来了，怎会舍得放弃？有轨滑车，不是普通的草面滑草，顺着草甸山坡一路向下，沿途可以眺望草原与九曲十八弯景色，这还是首次体验。

阳光洒满滑道，青青草坡倾斜舒展，绵软厚实的青草，像天然织就的绿绒毯。穿上装备，坐定、俯身、顺势而下，身体如瀑布一般顺着草坡风驰电掣般滑行，风声在耳畔呼啸而过，满眼都是飞驰而过的绿意。阳光落在肩头，青草与泥土的湿润气息扑面而来，享受着速度与激情的碰撞，惊险又治愈。蓝天白云，草木鲜活，彼时的巴音布鲁克，是盛夏最具活力的模样，这让我联想起在哈尔滨时的滑雪体验，同样让人感到轻松愉悦，全身的负重

得以释放。

原以为这般晴好天气会铺满整日，可高原的天气如娃娃的脸，从来都是说翻脸就翻脸。午后不过片刻光景，在去看九曲十八弯九个太阳奇观的途中，天边的乌云正在迅速集结，方才还澄澈通透的蓝天，忽然被大片厚重乌云席卷，乌云自远山碾压而来，骤然翻涌，有种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感，并迅速笼罩整片草原。天光瞬间黯淡，方才暖融融的阳光彻底消失殆尽，天地间骤然降温，微凉的风转眼变成凛冽寒风，卷着草浪层层翻涌，方才明媚温柔的草原，顷刻染上苍茫沉郁的气息。

我们见势不妙赶紧撤退，紧赶慢赶坐上回程的观光车不久，狂风骤雨如期而至。我们坐在车的后座，眼看着乌云与暴雨从山顶一直追赶着我们下山。后车轮胎溅起的污泥在我的裤腿上顷刻间送上斑斑点点，冷意上窜，我赶紧从双肩包中取出外套迅速披上，辽阔草原笼上一层铅色的雨雾，绿意被雨水浸润得愈发浓郁深沉。游人纷纷避雨，喧闹的草原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风雨掠过草木的声响，神秘又辽阔。

我尚惊讶于高原变脸的速度，天气再度骤变。密集的雨声骤然变大，雨点化作噼里啪啦的脆响，竟是冰雹倏然坠落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冰粒从天而降，砸在草地、路面，清脆作响，冷意直窜颈脖，我赶紧将连衣帽扣上头，拉上外套拉链保暖。漫天冰珠纷飞，落在尚存绿意的草丛间，落在未散尽的水雾里，瞬间化作清冽的风雪奇观。

冰雹来去匆匆，不过片刻便渐渐停歇。乌云缓缓散去少许，天光微微透亮，湿润的草原焕然一新，青草挂着雨珠与冰屑，空气清新透亮，纯净得沁人心脾。风吹过，带着雨后独有的清冷干净，历经晴、风、雨、雹的草原，愈发澄澈辽阔。

一日行程，短短数个时辰。我在六月的巴音布鲁克，骑马拍照，滑草风行，拥抱过晴空万里的明媚，也邂逅了乌云翻涌、冰雹纷飞的变幻。世人说高原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景，而巴音布鲁克，一朝便揽尽天地百态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四季流转般的际遇，成了夏日最独特的记忆。

原来最美的旅途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风和日丽，而是这股不期而遇的变幻与惊喜，就如同在这变化莫测的人生旅途中遇见此生至爱一般。

心灵隽语

栾树芳华记

李海州

入秋有些日子了，长峙岛校园里的风开始带上凉意。此时，我喜欢在办公室三楼的走廊窗口，欣赏栾树的枝头，天边落霞映在树梢，一串串红色小灯笼在斜阳里微微泛着绯色的光，这便是栾树的蒴果。清代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写栾树“绛霞烛天，丹缀照岫。先于霜叶，可增秋谱”，说的正是此刻光景。

栾树的蒴果，三枚果瓣合围成一个小小的三棱灯笼。清代诗人黄肇敏路遇栾树，不知其名而久久凝望，写下“枝头色艳嫩于霞”。这“嫩于霞”三字用得真好，栾果的红，不是那种泼辣辣的红，而是嫩生生的带着绒感的绯，像少女脸上的第一抹晕，又像经年之后沉淀下来的从容。风一过，满树的小灯笼簌簌作响，却有一种笃定的节奏，仿佛在说：不急，我在这儿呢。

记得数月前，初夏那会儿，栾树的枝头，全是细碎的金黄的花，密匝匝地攒着，远远望去就如一抹暖黄的云；近看才觉出那些小花的精巧——花瓣微卷，花蕊纤长，并不惹眼，却有一股子温吞的不争不抢的意味。栾树有个特点，开花在夏末，结果在初秋。现在仔细看，那些小灯笼旁还有一簇簇小黄花，这便是人们常说的“花果同枝”。

栾树的特点，还不止于此。世间花木，大多花开即是盛景，花落便归于平淡。栾树不同，它的绚烂，不是一朝一夕的迸发，而是顺着时序，一步一步慢慢长出来。春生新叶，夏绽金花，秋结红果，一季有一季的功课，不急不躁，把光阴一层一层，酿成枝头霞彩。这奇妙与绚烂，不是刻意争来，是向内扎根，慢慢生长之后，自然而然绽放的芳华。

看着这一树红果，想起了十几年前我带过的学生助理小敏，她中秋节

带小家子来舟山旅游，特地来学校看望我。看着她自信的神情、落落大方的谈吐，我知道她过得很好。记得十二年前，她刚入校园，成了我学生助理，有一天来办公室干活，带了一个红果，那时我还不认识栾树。她告诉我，她们R楼宿舍旁，立着几株栾树，红果就是从那里摘的，从此我又知道了校园里的一种植物。

那时候的她，从浙西一个小县城考进来，青涩懵懂，话不多，做事却细，我记忆特别深刻。她整理材料、登记数据、接听电话，样样妥帖，像一株还没到盛花期的栾树，青涩、安静，看不出什么夺目的光彩。她就在栾树的岁岁枯荣里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毕业、找工作、考编、成家，没有哪一样是一步登天的，却也没有哪一样是半途而废的。

那天下午，她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，在R楼下的栾树旁拍了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树上的小灯笼红得正盛。她配了一句话：“十二年一个轮回，我又站到了新的起点。”她从懵懂入学到为人母，栾树开花结果了十二回，她把一个人一生中最要紧的几步，踏踏实实走好了。她如栾树一般，顺着生命的时序，安静蓄力，然后自然而然地绽放。

很多人以为女性的芳华，只在青春年少，如春日繁花，转瞬即逝。可栾树和小敏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答案。真正的绚烂，不在一朝。芳华不是短暂的盛放，不是转瞬凋零的春花，是历经时序淬炼，由内向外生长出来的光彩。

长峙岛的海风继续吹拂，栾树上满树红灯笼随风摇曳，在蓝天之下铺展一片嫩红。我慢慢地走回办公室。再抬头时，那些小灯笼还在风里晃着。世间最好的光彩，是从岁月深处，一寸一寸，自己长出来的。

生活滋味

嵯山蓝（外一首）

俞跃辉

从呆鱼民宿的窗口望出去，
海是蓝的，浮子白的，淡菜在底下生长
像东海隐忍的美人。

这海翻涌不息，也溅起白色浪花
童年渔村的海与成长后的海都是相通的
日出日落，月亮星群，海鸥尖叫着抑或栖息。

海也咆哮，在沙滩边碎成沫。
孩子们奔来奔去，拿铲子挖沙，画中国地图
或被退去的浪追得咯咯笑。

爱人说：我要看蓝海。
爱人说：海涛声是梦里最好听的歌。
爱人说：在来回的船上，海让我吐得精光。

海不言语。
它蓝它的。
我们一辈子的情深似蓝海。

流放自己

你说海绸缎般铺展
在礁石边被撞得火辣辣地疼
海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哪怕粉身碎骨
你说你干嘛，大老远来想干嘛？

海布了一个局，喋喋不休地嚷嚷
你在海边，甚至游进海里
有时候发出怪叫
你不会把自己怎样，慢慢流放了自己

谁也不会拿你怎么样
海和天空都不会拿你怎么样